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義古象通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易義古象通卷二

明 魏濬 撰

䷂ 震下坎上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剛初受坤柔名震帝出震物生之始難生坎之險

也震又為長子象侯故豫亦象建侯
屯象草穿地未申凡物初生皆經一番難苦如嬰孩
之出胎鳥之出㲉草木之脱甲因其具有生性故其
發舒未能遽達若塊然若瓦石之無靈何見其能動
乎險中也只是生性之動自然抑遏不住試問野火
燒不盡東風吹又生安見有終不暢遂耶
乾坤之後即繼以屯正見生性之遂原非容易經了
千磨萬折生於憂患兢兢業業聖人所以鍊夷世難

雷雨域中皆本諸此貞者堅骨厚力不為屯移而能濟屯者也

世難方殷着不得性急忙忙前去濟的甚事要須主以靜定致人而不致於人方能以治制亂侯張布以射者侯不動而人赴之因借為公侯之侯建侯則萬目昭昭以赴一的自然心齊力合如繹絲者先引其端從此漸成條理此經綸下手之第一步也

雷動雨潤職本司生然動作時却是八表同昏物從

迷濛晦昧中生意潛啓見得如此草昧正是天之所以造物英雄乘此撥亂君子因之定性故雲擾者開闢之象也鬱塞者通達之機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綸是線索在手自然引之愈長理之不亂倏然雷止雨收日月開朗再織成一軸清明世界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中爻艮為石象磐震木象桓

五與初二陽為二體卦主五主險少豁達之度初主動有振奮之才故亨屯非初不可以盤旋釋磐桓其說起於馬融張橫渠云磐桓猶言柱石按二字之義磐大石也桓亭郵表雙立者檀弓桓楹是也此義似勝屯難之初有此剛正大材生於其時故能不震不搖而有撐持底定之力蓋有大材而不自恃志在行正故能以貴下賤而為民所歸附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震坎俱有馬象震作足坎薄蹄故象班如凡言十皆坤也坤數十

乘馬班如卦凡三見二乘初偶合非其本情四乘三綿力不足以勝上乘五才薄而時已去故皆不免班如

婚媾不是要植私人亦為撥亂需才共濟二自分當

為王臣若處子守身寧待年而不字初方貞人望只為求非正應至於目之為寇遇之為難匪石不轉之心有凜然不可犯者君臣夫婦皆天常也反而得其常非求為異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禽

震為木蕃鮮林中之象凡言禽皆坎故比五亦言前

即鹿猶言逐鹿羣雄紛爭三亦與之並逐鹿急則鋌而走險林中非其所居入林中如云陷大澤中三動極廹險喜動而非撥亂之才又無與之共濟者民心無可恃婚媾無可求一舉足便入險地算來只有舍之一策而已

二有可待故貞以守之三無可待故舍而去之二性静故十年而可守三性急故一朝而即决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凡乘馬皆欲有所往乘馬矣踟蹰而不成往非有所阻則有所待五居險中四欲往而赴之所與偕者未至班如者待之也婚媾原是天之所定求則得之矣往者忠誠所激求者精神之聚

入林中秪為无虞向暗路上走四得婚媾分明指出經綸大畧如馬得御轡銜在手坦然直前無阻撥雲霧而扶日月不復草昧時氣象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坎雨象膏詩云陰雨膏之

五本雨膏內具亦欲潤澤天下但為險主多猜多疑
胷次不免固滯祗是沾沾微潤未見有滋液滲漉溥
汜六合之意居屯在險元氣鬱遏不舒若是經綸手
段須一番震天動地的疾雷甚雨方能使萬物普萌
不是小小尋常局面做得漢臣言人主患不廣大不
廣大雖貞亦凶陸士衡云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才與時皆不可為一腔烈心義氣空抱而不得伸徒有泣盡繼之以血耳興嗟於麋鹿寄嘆於銅駝君子有餘悲焉

血於人身為水坎象之漣如水行之貌需四需血甫入猶望出險之期屯上泣血已窮無可出險之路三聽撥亂於人故見幾而蚤决上知大事已去故泣血而悲傷

䷃ 坎下艮上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泉始於涓涓而浮動山岳浸浴日月皆發源於此但初出山下乃混混之原泉未離巉巖石罅欲流不流得人力疏導乃能注江赴海勢不可禦蒙固有亨道此又亨之有人為蒙幸也

求我筮告亨蒙之道有此節次知求者受教之基初筮者憤悱之切筮所以決疑有疑故就師而質之瀆田間畎澮之水衆汙所注隨注隨去再三者非能實有體會疑問不過漫舉相溷此而告之亦只是口頭應酬以言遣言還反溷之而已源清雖細微可導流濁則澄汰宜先

不瀆蒙即是發蒙如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欲先格其非心後來許多問難辨詰實與不言之意互相

映發此即中道中者隨其淺深高下予之以其分所能受非强之也

性無不正習染斯移蒙者習未深性亦未斲養而之聖則聖矣世人多敝聰明伶俐害了到是混沌未鑿之人入聖有路此亦水遺珠不得之於離朱喫詬而得之於象罔也

王輔嗣曰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

蘇氏易傳曰蒙者有蔽於物其中固自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將戰於内以求自達因其一達而發之迎其正心沛然而自得焉若不待其求我一發不達以至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徳

果行育徳象有兩取功無二用泉之初出經過許多險阻曲折容與紆廻方能歸墟赴壑經徳不回育之果也力行近仁果之育也

有獨見獨行排天下之是而不顧者有致虛守寂視天下之事皆可遺者此楊墨之果二氏之育君子不謂之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

坎為律為桎梏

陰不明下不振妄作妄行固宜約之於法第下劣昏愚之性持之太嚴不無越軼之想正須寛嚴並用若束縛之使無所措其手足如入其笠而復招之則純

任法之過也正法之正即養正之正不過規矩繩墨以人治人改而即止無多求也法而過正則曰桎梏又甚之則曰寇聖人之貴蒙養如此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至四是震象長子三至五是坤象婦震坎艮三男全象家

君師並大蒙則師又重於君矣二是先知先覺有覺人之責視天下智愚賢不肖無非一家男婦豈有不

包之納之者包納不是一味含容只不用刑用擊惟以刑于化導為主故能使家人感化而稱為克家之子家五之家也而二克之君相天下一家之氣象也本體我與蒙一何用深求包蒙納婦非但歸斯受之即此是養正之法

剛柔接還是五柔接二剛否五柔居剛有虛巳之德二剛居柔有調爕之能皆剛柔合德是謂君臣同德非偏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三動則成巽而爲蠱故象金夫象不有躬

見金夫不有躬只爲守之未定見新奇可喜便舍所學以從之朝儒夕墨終歸流浪如陳相之從許行者是已既失所守根本已壞終不可與歸正道

今人學問講來講去只講得功利二字未曾透過此關總是見金夫不有躬者然欲加之刑加之擊却又

躲閃使砭鍼無可下處祗為自以為明不以為蒙養正無自故聖賢之脈斷

二納婦而三勿取女婦來求納即是順道女之不順從小不譜內則已失閨訓無受教之地矣言辟行堅聖人之所深棄以此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下隔三不得親二上隔五不得親上獨處孤陋之地此獨與人皆集於菀我獨集於枯之獨同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非二上遠之三自遠耳如互鄉夷之之輩何嘗見遠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陰象蒙艮體少男象童蒙

童蒙如日初出而暾未流如木方芽而葉未舒一團赤子真心包含大人氣象若壯長則嗜欲亦長機智亦長便自已看得大胸中載得實正言善道無繇入矣此童守於人主尤好主道專於任人愈英明愈剛

毅愈有逢迎抵巇之事偏聽一入獨行不復可挽故有取於順以巽順是童蒙本性妙處順故能入入時即是剛柔相接之脉

五固天真未鑿亦由本是剛明之性居之以柔睿性早開又二剛中的是才誠兩合精白乃心五能受二能入無際其美不然古之幼主重臣竊權移祚者固不少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剛居上主止有擊意應坎象寇
古人卜禘視學小成大成皆需漸次不強所難即非
難知難行亦須優游漸漬蒙謂之養刑且不可專用
況擊之乎擊之則反傷其天真而為害矣此被擊之
蒙必其資禀昏柔沈錮從正甚難為邪却易私欲嗜
好乃伐性之斧斤酖毒不如直於此處時時用力為
之禁止防閑雖混沌未開而邪妄不侵自有透露之
日蓋為寇者上拂下下亦拂上禦寇者上順施下無

不順受也三行不順故須以順導之禦寇者如金夫之類不使至於前也上下上是司教之人地分髙者下如下學與中人以下之下

䷄乾下坎上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大壯四之五成坎坎中實孚象

不能需待觸之即動搖之即撼祇爲心虛之故苟有實心自然守得鎮定從定生慮而光從明得通而亨是貞之道

凡物之精華騰出於物之表者謂之光而能映照乎物在人則心之睿智耳目之聰明皆是故能知微知顯知柔知剛而舒徐以待事幾之動

剛健之力能進情亦喜進賴其性堅定能持故臨危而不陷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者

五從四升居君之位而得正居中中故孚而光亨正故貞孚與光亨由貞而得故曰以正中

涉川必用舟楫人寄於舟而舟實由人運雖有涉川才力若遇拍天風浪力無所施未有不待風恬浪靜而後行者故需義於涉川易見又如中流而遇風波若倉皇急遽自相捽攘適足速其覆溺惟安靜不驚方能審視風色徐下歙張之手庶幾得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飲食是人日用之常胸中若有放不下事每至當食廢箸如武侯之事繁食少又如程子云他人喫飯都喫在脊梁上過去了某兄弟却喫在肚子裏雖是尋常茶飯實實有不能受用者宴只是安如嚮晦宴息與不敢以宴之宴安便是樂心下無事的人又值不容有事時候方能如此不然非執着繫之即作意迎之皆非需意如今之說不流為荒淫逸豫者鮮矣能無犯無已太康之戒

飲食宴樂既不是淡薄厭苦亦不是醇醲酔飽至味只在日用惟能需者知之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不是不進有待而進也能進欲進陽性之常非執定郊外之需為恒只是有堅忍之力持守得住以待事幾之至不犯難行言始終要行只不肯犯難而行耳故又曰未失常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讀如羨水溢也水有餘蕩溢則沙出選詩潦收沙衍出二陽居坎中水有餘也乾為言二應在五五乾體不肯應二有言之象

需于沙已進于郊而不及泥在出處險夷之際王輔嗣曰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守以待其會蓋似遠非遠似近非近遠引者譏其濡滯急病者議其觀

望所處之勢則然非行以待之將進退無據小言或
成大謀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三近坎象泥坎又為盜象寇
需泥如陷大澤中欲進不得欲退不能禦人之寇庸
不生心胡為乎泥中不揣時度勢之故蹈水之道無
私水未嘗逼人馮河之勇實人之自恃致寇者我耳

敬慎不敗猶云若能敬慎何以致敗若此責三之不早圖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與上皆言穴猶坎之初與三皆言坎窞四入穴未深故出上入穴之深底盡處不能自振須藉人之救援

身已履險是刀頭見血時分何容復需此處能需必其人於血光陣裏作計而刀不能傷者故竟能出之

自穴順以聽只是順理為正若云順強暴固無活路即順剛而得其助亦借力他人非為完算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凡言酒皆坎凡言食多兑五坎體四以下互兑象酒食

舞干而苖格禮行於此頑化於彼蘇氏傳云敵至而不拒非有餘者不能以酒食為需而去備以相待惟五能之

大象飲食民用之常此言酒食人主之事爨酒有戒惟國飲賓筵用之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殽熟人飢而不敢食有所需也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此而能需見節情制欲之道

象言正中此言中正惟正可需惟中能需各有重而義互發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勢未極而喜與人爭旁觀皆思下石困已深而於世無競路人猶思引手三人者自圖出險值三在險之極因而加之手援亦人情也速諸父速諸舅此速之而來者主之誠也患相救病相憐此不速而來者容之義也

不當位言初與二非相應之位宜乎不得其力而與三偕來三陽同心因三之應而共施援手初二之協力非素謀上之獲助非期望故曰未大失

䷅ 坎下乾上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孚窒惕中皆坎義行險不失其信彖孚外虛內實彖窒加憂象惕中是二來居中坎又象大川乾五象大人

險者用狡健者用強兩相值不肯相下故爭需主養性訟主制情訟多無情之辭故貴乎窒如窒欲之窒窒之使不得流堅忍不求伸之意惕是自畏非畏法也如懷刑之懷乎窒惕而行之以中故不終亦無大川之涉

人心本無不真自心自咎片念便可潛斷必不樂為嚚嚚以窒始以惕終始乎堅忍卒乎敬畏自能歸於無訟見大人則鄙吝之情俱化是欲消此競心還於

無言靡爭之境故曰尚中正若云訟之剖判是非則俛首聽斷於上便有許多驚疑不測與涉川之險無異金匱銘云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又記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

聽訟不如無訟若以健制險恃其武健鷙悍求以勝民而稱愉快是推民而內諸溝中陷之於淵也亦安得自處乾地

蘇氏傳曰使川為淵者訟之過也雖未有不起於爭

今又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為深而已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水東流違行是實象違行亦事之常人情順已則快違已則爭謀始慮於無可爭之境則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之遭可以理遣視之真如天與水之違行自然必有之勢無足介介於中者何訟之有故君子自訟之為貴

事到手看來便成三截有首有尾有中首一節若是

中終自然無錯若不謀之始到事之中半雖幸而得吉已落第二層矣况於終而有不凶
像抄曰乾道心也坎人心也人心纔動便危謀始全體道心即事即心即心即天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應四乾體乾爲言初力不敵乾故小有言小言可爲大誡止訟之道正宜無忽於小

楊誠齋曰初才弱位下才弱者有慚怨而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赴愬而不敢興大訟故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止小言則易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為險主本喜爭者與五應兩剛不能相下二剛來得中能以理勢自裁有歸逋象三與初俱二同體邑人象下卦三爻象三百户大獄興則株連者必衆歸

而逋故皆得无眚

周禮九伐馮弱犯寡則眚之註眚猶人眚瘦也王覇記云四面削其地歸逋於下則無所馮犯故无眚削之加

自下訟上只是論其勢力不敵力有餘皆曰上力不足皆曰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居初四二陽之間上制下凌寧免於訟然三本是二應五進而居此似變其舊而性柔能守所食者猶舊德也食如于食有福之食食舊猶言襲常度勢之不能得與力之不能勝者姑置之而守其舊所謂能為舊而不為新能為敝而不為成者也我不爭物亦莫與之爭雖厲而吉然訟事主退任事主進謹厚有餘幹理不足故從王事无成不言有終坤之代終亦非所辦力量止於如此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處柔故不克訟互巽巽為命處不正渝而後正未離下體為舊已離下體為渝

得之不得命也勝負屈伸亦命也訟則不但下與人爭亦上與造化爭矣即命故渝渝故安貞而不克訟

處訟之正無過於此曲則全枉則直訟而不克是名最勝

二之訟以險其不克也屈於勢四之訟以剛其不克也反諸理屈於勢故曰逋反諸理故曰復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五得位處中而無應可私故訟者皆就之以取曲直中如衡之稱低昻不失正如水之平鬚眉畢照皆聽訟之善物亦化爭絶訟之道

訟辭之多者也多言亂聽非至簡不足御之只一訟字而無情之態已盡矣不須再添一語謂之訟可謂

之無訟亦可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乾爲衣又爲圜象鞶帶又爲言象以訟受服終朝乾之終也虎噬人而人自卸其衣曰褫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以訟而受服之自覺不安故旋服而旋褫之曰三褫服者鬬心未化褫者愧念旋生不勝之退自掇也錫帶之褫自悔也故曰弭怨莫如

責己止謗莫如自修

玩不足敬一言之刺如撻市朝又甚於三褫之辱矣焉知鞶帶之錫不為金錢之愧難由己作結亦須自解故曰歸曰食曰復曰辨明無一不反求諸己者

䷆ 坎下坤上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坎險坤衆以衆而行險道象師

熊過曰師以一陽統五陰古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以至二千五百人為師皆以五起數

將師者三軍之司命有名之師不可御以無能之將雖以正動須得老成沈毅之丈人將之方叔元老方能克壯其猷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

王輔嗣曰少者多之所宗按此卦與比皆一陽為主

此陽居下體故統衆而為師比陽居上體故羣附而為比以衆正五陰皆節制於二有名之師有制之兵故為天下之所歸往

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湯武之王以衆正也行險而順只為不違此正有欲而圖大曰貪懷怨而思逞曰忿貪與忿不是順即不是正順者上下同欲所謂因民而慮天下為關使天下自為關何民弗從毒藥攻病非堅癥沈痾不輕用周禮聚毒藥以供醫

事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用兵正是瞑眩之藥

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故曰察兵之微在心拂民心

而用之終爲亂本行險而順如毒之中有補劑元氣

所以不斷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包水有容畜象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

無震地中之水當如水行地而人不知

地中有水不是地自地水自水如挖土見泉起石得

脈即在地之内地母道人皆求食於其母惜人主不能為地耳若包含徧覆如地如比閭什伍教之守望教之相扶相恤亦只要安置使之得所戈矛同仇之情時至自然踴躍而不容止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坎為律初是出師之始誓師臨戎時也師用嚴尤宜嚴之於初步武止齊皆有常度而後可以威敵出師無律則師不用命故有能之將無制之兵適以自敗

不以律而勝者奇兵也奇不可為常以正為主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失律則乘人而掩其不備我乘敵敵亦乘我乃互勝互敗之勢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體剛居柔體剛則威居柔則順威以震敵順以覲

變用師之善道

師之變態只在咄嗟呼吸之間須是臨機應敵最忌

中制若必請命而行則謀洩而事幾坐失故授鉞之辭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師之情非在師中者不能悉知其狀錫命而至於三無可復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陸敬輿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礙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坤坎皆有輿象

程子曰輿尸衆主也按左氏輿人之誦輿訓衆詩誰其尸之尸訓主衆主猶云衆為政三居二上偏裨而擅主將之權又剛而躁急以柔居之將才乃其所短如邲之戰街亭好水之敗皆偏裨自用之失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輔嗣曰四得位無應無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

右為前左為後四入坤體尚未前進故曰左次行師之法欲右背高左據高而右嚮敵戰尚右用右之勢便也師三宿曰次

像抄曰凶事尚右惟左是次宛然丈人長子之心所謂殺人衆多以悲哀莅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者兵法有以退為進者左次是宿兵重地以待敵之自降如名陵退師先零屯田之類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坎禽象凡言禽者皆坎師五之禽坎藏坤下恒无禽震為田所而卦中無坎井無禽有坎而去之遠也

五應二是田位震象長子下體坎坎震之弟也震又為稼春田曰苗所以取禽之害稼者

禽暴於田執之有辭矣言者聲其罪也柔不先唱中不窮黷所謂漢過不先者也利執言是因其柔而决之如楚子屨及門劍及於窒皇之外又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故無遵時養寇之譏寇萊公云一日縱敵害遺數世吉哉斯言

長子以下是一句長子而以小人間之必至敗事黄裳勸勿用監軍即此意小人不可使之為衆主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坤土象國坎為宫象家

懷邦故錫命必長子之將亂邦故功成戒小人之用

王者用師終始只是為民耀德不觀兵之意宛然可
想
兵以不用為威正功者正此者也用武之際有君子
之功有小人之功至此正之故小人勿用若尚首功
便不謂之正功至任用功臣使之得與國政又是師
後之事
優功臣而開國承家聖人待天下之公御才將而小
人勿用聖人慮天下之遠

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舉不出此

䷇坤下坎上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

原本也筮度也以本心自度曰原筮像抄曰原即原泉之原地上有水分散而流五其從出之原也愚按卦惟一陽與坎同體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原泉之象盈科放海總由地中行水含地無所比也五一陽陽主生故為元中則純純則久而正

考工記云惟若寧侯毋或若不寧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為不寧不寧不自安之意陽為君陰為民比卦一君五民衆陰不能自安求比於五王輔嗣曰上

下無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上下應之既尊且安則不安者託焉夫無者求其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欲寒者附之已尚安焉則不寧方來矣安尊和親而獨在後則誅

輔者心相親心不容觧從者分相附分莫可逃曰上下應得其心斯得民矣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

無所歸而後來附曰道窮窮而後比其誰親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民猶水也行地者水懷山襄陵者亦水壅之則決導之則通建國親侯則上下之脈絡貫通堅其歸附之誠而無虞潰決四海之安瀾者以此

朱義云此取我往比人是王者之意如此封建先王所以親天下論封建者如陸士衡柳子厚其說互有得失皆非先王本意惟河汾云安家者所以寧天下

存我者所以厚蒼生為得其首五等之君為已思治
上意下情於此流通無二如進萬國於堂皇之上君
民上下如居一室故聖人建國親侯於比有取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

初應四四坎體為孚動成震震象缶坎水下注象缶
之盈

初新進之士宜態未深先資成信方切其比必孚但

人情涉世既久則機變漸生終不如初未有不改節者有孚盈缶則滿腔無非樸忠任其悃愊真誠全無緣飾積之而格君動衆皆從此得故曰有他吉勉之以盈缶盈之以他吉聖人於筮仕之始丁寧如此愚嘗謂由孩提之心可以事親由始進之心可以事主孚未漓也彖只以比之初六釋他吉正是此意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一陽主卦而二與之應君臣之義既重有德居内匪

濟之猷亦裕名世之生出而弼主安民必是人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自内而出度身度君何貞之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語同言不以人道比也

三居人位而曰匪人利祿之徒爲狐魅罔兩以幻於世如門前槐列籬下犬吠豈可律以人道致身事君何地不可自立而塗面喪心至於不以爲人名教之

羞曷可勝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二處献畝曰內四居佐理曰外內以抱道不失為貞外以靖共不貳為貞

既曰比賢又曰從上從龍從虎自是聲氣之求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坤象邑坎象禽又皆有馬象與象象驅

自四以下皆前也四爻皆圻前無所阻象三驅前無阻故失前禽

此只象王者無私無必之意如此若云驅矣而不求必得則致禽饁獸者何物而三品之獲者何事恐無此理

比而與衆見之是地上之水非地中不測之水如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遊天下於往來自如之境逆亦順失亦得也此心諭於天下必自近始未有心

暱於近而能慕之於遠者故曰上使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陰以陽為首上獨居五後欲比而無可附故曰无首

无首只是不成其比之意

荀慈明曰陽欲无首陰欲大終陰而无首故凶

爻曰无首象曰无終所謂後夫之凶如此

☰☴ 乾下巽上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兌位西方中爻兌象西郊隨上兌小過升皆互兌故曰西山亦曰岐山

陽性不欲居人下乾乃健之至者而屈於巽有畜之象陰小孤陰尤小然居四却是要地以故羣陽受制怨懣不甘却須得一出脫之法方好此時只恐鬱抑之深剛腸漸化又恐不平之甚用壯而爭終不能出

陰邪牢籠之內耳健而巽自能致亨又二五各據內外之中事權猶未去手轉止為行斡旋之機尚在我也畜是志有所不得行志行自不成畜矣

凡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謂之得位以六居四故曰柔得位剛中志行陽猶用事雨施未行陰勢未張

雲合是陰氣在上結聚陽自下升陽直上而陰不勝則開以受陽鼓播扇揚氣散而為風若陰力重陽力微不能通透上出則氣蒸下注而為雨密雲不雨是

一陰壓三陽不住陽氣尚能透出其上陰有過抑之謀陽亦有鼓盪之力不至與之為和畜可為君子懼畜小猶為君子幸也

張南軒云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撓繫之大事將成小物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之義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繫卦至此偶寫其所歷之境相似耳或云雲自西方不雨非也雲雨之變其占非一朱子亦只謂西為陰方然既陰方又起陰雲何

云不雨小畜小過皆陰小用事周公繫文亦同此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雷之鼓雨之濡水火之潤之熯皆有形聲可即惟風行天上無形無聲颺然中之於物能令槁者蘇鬱者暢君子容貌詞氣之間披拂於人之耳目而深入於人之心者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與就之累日不去見之鄙吝自消皆風足動之也此是深潛厚養所發第自外而觀尚未及其底裏謂之懿文德耳

易詮云剛不能制剛而柔能之如衣冠可以化強暴之類是也懿文德正柔順之德不尚威武之謂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居初復象二曰牽復因初象也

此卦大為小畜何以言復如一段陽明世界偶為陰霾翳蔽或事權之侵奪或謀畫之撓亂或正類之摧沮出於一時不意力思挽回不過還其清明之舊耳

初畜尚淺復而自道乃遵道而行不為行險以倖勝

者何其咎内不愧巳外不愧人君子之心勝君子之
作用也度之於義吉則決之事機亦無不協於吉矣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君子路上須着君子同行相携相持無有蹉跌自然
邪不能亂
自失而復縱令得復何能内省不疚初之何咎初之
不自失也初正二中皆自道而復可見舍中與正之
外更無復理故曰其義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下體乾互兌乾象車兌為附決象說輻大畜下體乾

亦互兌故取象同

四乃卦之所以為畜者與三原非正配以所居相近

與之比暱惑溺漸深返為所制陽以陰為載輻說則

不能行矣剛心之人終是不能隱忍遂至交相反目

進退兩失之矣刑于無法牝雞以之晨鳴心志一邪

妖狐因而肆惑雄心隳於衽席壯志沮於長途厥初

弗慎抑誰咎哉

輿輻只是一車夫妻同處一室輻不宜輿故説妻不宜夫故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居五陽之中而體獨虚象孚互兑主刑又陽犯陰象血四多懼故又象惕

五上與四巽類而同體三陽並進一陰當鋒駸駸震鄰之勢得不與與之相合合志即是有孚所感乃止強

暴之志非畏傷免懼之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二前初後故引而相牽有齊盟之誼五統四上故結而相攣有同舟之勢

五中實象富不獨富如公羊傳云以者不以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尚德則施行矣四巽主隂入於陽而受其兆居卦之

中在天之上象月之望

雨而處陰陽既和退而各止其所居於不爭之地矣陰以承陽為分陰止其分則尊尚陽德以為之承載更何脫輻之虞婦之正也心之畏也陰德之盛也第君子不可因此而遽有所往耳兩雖方鮮雲散雨收當處之以静毋再動以啓競端乃為宜也陰陽交爭之後貞勝之機尚在激之斯起庸得不疑慮乎

存敵體之分故曰妻明從人之義故曰婦

☰☱ 兑下乾上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乾至剛兑至柔以至柔履至剛象履虎尾三為卦主正履乾後卦合下體有說義故不咥三居兑上獨隂當先故不免於咥履虎尾是畏懼意書云如履虎尾何故履他為有制伏之方在剛不能制剛柔能制剛若暴虎則捋虎頭安能免於虎口

說不是一味柔媚如處功名者不矜不伐如補闕失者幾諫隱諷全在潛消默奪若全然畏怕受制於虎恐噬人之吻未肯放得他過

應乎乾便不是與乾違拗相其機括動時便下一鍼如左傳所謂摩厲以須者藥之應病呼之應聲自然歎授不覺

為臣不易故履尾虎其咥為君難故履履位虞其疚履位用剛君之德也履尾用柔臣之順也

不疚光明從氣象上見巍然煥然者是若云心下便已無事則曰恫瘝曰猶病何可便言不疚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柔履剛也地分剛卨下有定脚板軟登降無常旋規折矩者此足越次淩級者亦此足下無制節足便向前聖人就應止之地分辨其上下使之各止於所君子安之衆人習焉故曰禮者履其所自始

雷出地氣達而聲揚聖人以之作樂其返地中則潛

藏而為復黄鍾之數起焉澤逺天氣塞而位判聖人以之制禮其上於天則澍降而為夬班禄之典行焉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質之始曰素依循其常分亦曰素自虚景言為質之始自行處言為循其常分初是下足第一步尚未出見紛華陽性剛就實地上踏着若照此行去即忠信可當藻繪仁義可敵文繡任他争奇鬬巧都不若所履之素最為穩便無入不得何用徇衆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在下體之中顯然一條大路二是出門上路的人

周道如砥原自平坦獨是人心不坦大行孟門總是

自心所造先平此心順理行去自然步步天堂矣

陽性健故能知險

廊廟而懷江湖之思市朝而抱山林之想心腸冷寂

全不見鬧熱意思故曰幽人

邵子云眼前路須放令寬若狹隘使人難走莊子云

足之於地也蹍必有不蹍者世路非能亂人趾高視下遂鬧趨喧乃是熱中之心不勝自亂耳

素坦二字人生的的受用素是自起足時行到底於居身切坦是自上路時行到底於應世切視履視此而已考祥考此而已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互離互巽離目不正故眇巽股不正故跛又兑體兑
為毀折
人都被一箇能字壞了聖人只曰無能曰未能天君
主宰處何等溫和純粹故能化暴馴梗推準動化若
堅執與物為難之心滿腹殺機動念無非戈矛劍戟
欲令人俛首帖耳就吾驅紲蠱猶有毒而況於虎
幽人使人不能危已武人謂人不能危已而故犯之
此二之所以坦三之所以咥也

三自恃能視能履象不足二字是點破他一箇能字正為天君主宰處不是只是要向前與人厮殺耳韓非云何以知其目之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耳之聾也以其聽之聦也若是不眇不跛何須說箇能視能履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多懼象愬愬二四俱陽二坦坦而四愬愬二得位四失位也

四當虎尾之處受人履者履者不用剛則用說焉得
無懼人以我為虎我却處末居後韜藏牙爪使之亡
所疑畏凡威望過人有氣燄者鮮克厥終終吉幸之
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得此愬愬之法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正當所謂五帝其臣莫及者說之不以道當必不
說但事到幾決利刀快斧相似當快意時馳驟之情
最難勒轉人心惟危自是勑幾心法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行者目不看地即時失跌何待事後三以眇之視爲跛之履不足有明有行不祥莫大焉視履以此自考步步無非坦道無非素往至是結裹成就無幾微次且越軼詩云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是謂自求多福故曰大有慶又云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說者本之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即此其旋之謂

上應三三視上遠故眇上內照自視故曰考三陰質

柔故跛上陽質剛故曰其旋

䷊ 乾下坤上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訓通否訓塞只通塞二字足盡天下治亂氣象陽流動發舒主通陰關閉結轄主塞

君子用事只欲六合內外氣脈交通化導小人共為

君子至於擯拒流放本非得已小人一味攪翻世界惟恐君子之爲已礙惟有極力排擠以遂其私而已亦只爲純禀隂氣自爲之情太重少通透之一脈在來而居内返本還原有根蒂之固故道長往而居外水流花謝見彫落之形故道消

以相交之隂陽言有陽不可無隂以不交之隂陽言有陽不可有隂氣之通志之同以其有相交者在若來者自來往者自往惟其勢之所向全無交涉之意

必其情求相勝而勢不能相容者則然若使一小人潛留其間晴空片雲寒爐粒火皆能為靄為燎消之不盡不得耳

内陽外陰内健外順内君子外小人大概寫泰時光景如此想像不爭毫髮

聖人不能盡去小人使之居外小人在外亦自有小人所為之事使得容其措手亦是消之之法可為泰道之助

物通志同便是泰不通不同便是否不須别尋否泰之象何若隂陽健順與君子小人之互分内外盡於此間做出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形氣渾然曰道時勢所適曰宜天地原有自然段數自然宜利非聖人莫與裁之相之此開闢乾坤之事乘一元太和之運而興者

問裁成輔相何獨於泰言之朱子云泰時天地萬物各遂其理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如何做得

分兩戒四維以配天象定生長收藏以興地利天地交通不出聖人之手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茹茅根也茅蔌本共一根彙獸屬一名蝟似豪毫豎直如矢每行則毫外張借為羣彙拔茹則同本之茅

俱起以彚則附體之毛並興初居下乃託根之地衆所附以為宗者起而在位則氣求聲應投袂彈冠自有不招而集之勢

志在外家視四海非以自快其私而專營於内也君子氣味之投以此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震生兌殺象荒在中爻象包河出乾方而行於地象

河三陽並進象朋

泰時人情玩惕多蕪穢不治之事若求治太急力事芟除反致多事之擾難在用包包非聽其不治乃藏天下於天下以不治治之也馮河者絶流而渡江河日邇須得果決直截於事方濟所謂截斷衆流是也遐如事之幽微地之隔越人之隱伏皆是雖然如此却有一脈潛通之處衆念只在目前精神常常流貫方無遺漏

包荒舉其大畧器度如此馮河不遐遺是包含中有此警策處然總歸心之大公雖君子同類真朋氣味亦化更何樊圃町畦可設斯真能包荒者也君子能化小人而使之消非其力能去之實其量能收之故總之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尚配也五歸二尚上下之交如此

未合則拔茹以倡君子之同升既合則包荒以開小人之從正根窠分明故曰茹䕶雜不治故曰荒

光故邪正不炫其衡大故賢愚僉受其益中者主泰之道光大者行中之本若曰包荒而得尚于中行以其心體之光大耳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勿恤其孚艱貞无咎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卦至三天地於此而分象平過此則地之數多矣故象陂往復者昔往而今復也

三陽已盈過此則坤矣乾坤交剝之時世道受其必

趨之勢憂之無益惟艱貞而無過動乃可挽天命於既去耳于食有福是我與天下之所共饗君子挽回氣化為國家生民造福非以巳也

平陂是坤地之勢往復是乾象之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四謂合交欲害君子細詳爻象意似不然蓋陰據陽上情不能安相與降心以從君子翩翩乃飛翔安適

之意陰體虛故不富陰力柔故不戒以鄰以孚四飛而五上亦飛猶初拔而二三亦拔氣類相從其勢自爾既入君子路上便為君子所容迴翔寥廓之宇寧復有弓繳以相加者陰類之福也皆失實三陰皆無富厚之力足以斡旋世道故歸心君子以撐持之乃其所願非包承包羞之比

二朋亡四不以鄰人臣體此朋黨之風絕矣坤陰情向於下故四翩五歸而上復于隍無安然處上之意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震下兑卦曰歸妹泰中互卦與歸妹同體又皆以五之隂受二之陽故亦象歸妹言君臣猶有堂廉之隔言歸妹遂成魚水之歡上下交而志同於此可見以祉之以猶以鄰以孚之以以用也能左右而用之也福利蒼生社稷惟人主能之人主職在任人不自用而用賢享泰寧之福五自以非人之以也

四有避賢之美因其巽而居正五開受陽之度由於

中之能虛

四中心願五中以行願願在心猶懷間隔之虞願已行即成交通之象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復隍平而陂往而復矣此時以勝心求之不得亦無可歸咎之處平時養亂以至勢不可挽只合自治爲正自邑告命命者理也禀理而行得爲者爲之不得

爲不能爲亦付之無可奈何矣自此以往須別有一
番整頓再造方能得世道清明

☷☰ 坤下乾上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
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
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之反爲否只將泰義反觀不須再着一語

人道不出陰陽造端夫婦以至察乎天地是謂君子之道上下之分內外之別惟君子能主張之小人用事將綱常倫理一時盡倒𣃁了守中混混濛濛惟有邪氣充盈何利於正

吕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無乾坤之用不曰志不同而曰天下无邦小人之志不可言也健順以德剛柔以質小人亦僅可以質言故不曰内順而止名之曰内柔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者深藏若虛有而不用老氏用一嗇字正與儉同

旨儉德者只求自知一切有餘的好分數盡藏蓋了

非但使人不見其才亦使人不見其德混跡疇衆澄

之不清淆之不濁乃是處亂世全身遠害之道

富貴利達之毒入人心髓甚深胸中畧帶一榮字便

不能自立能榮我者即能辱我君子身可藏志不可

辱何至爲榮所名德不能儉亦只爲利祿所榮便要

誇矜自見露出許多鋒頴掐尤啓忌𫔰以薰自焚膏以明自竭漢之處士所以遺譏於世君子有深戒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像抄云否初拔茅無以異於泰初小人之初人人君子也隂之初進豈遽安爲小人尚可以貞望之惟兩箇隂合併而來小人既已有朋又再添上一箇則全是小人世界荆榛滿路不容君子行走矣

志在君與泰初志在外有分别否曰將一片自爲心

陽變而為君要得君好故不結私黨而委身君子以附公朋志在外則六合之廣四海之衆盡要安頓恰當乃萬物得所氣象而致身酬主亦在其中矣此廣狹大小之分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承是承順君子之意包藏於内小人如此心地即是善機但謂之包猶恐承順未堅包藏之中蓄機不測惟安守其否以待邪正之定乃為亨道小人之情

如鷄鳥之欺孺子若可獲若不可獲祇欲亂君子以就其羣君子看破此機何至於亂曰大人者處否而亨處包承而不亂正是君子大處非淺淺人品所能君子無入不得處泰有泰之吉亨處否有否之吉亨世途有改吾心自適幾曾見闗閉得君子住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羞者一點未喪良心雖小人亦知君子之不可仇第為邪正之勢不能兩容機械百端終難適於清夜耳

位不當謂所處之位不能勝小人不能勝君子縮朒不前正是變邪歸正之地聖人為之提醒使悔而知改若不知有人間羞恥事乃是徹底小人無復有悔路矣包羞是猶知有羞恥畏人笑駡者也

君子包荒自家心地光明潔淨却容得他人蕪穢小人包承包羞一塊皮膜中包了自家許多不明不白之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泰至四泰期過而隂來故與隂鄰者有不戒之孚否至四否期過而陽來故與陽疇者有並麗之祉

道之將廢命也此泰上告命之命道之將行命也此否四有命之命

泰五以願行為祉否四以志行為祉總凝命集福不是倖之於回

朱子云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愚覬以祉離祉與于食有福凡三見於泰否之繇蓋深為

世道願有此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苞桑桑附根叢生者如詩苞杞之苞非可繫之而固者與朽索之馭同旨陸敬輿云邦國之杌隉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休止也安也能止其否而安閒自在全不犯手不是忿疾推排力與之角大凡謂之君子皆能分黑白辨

是非一力秉正距邪若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大人之事也是謂大人之吉

包承而不亂斯能休否而不勞故皆以大人稱唐之狄文惠以之此等大人當外君子之時却能藏身於內藏用於心陰護正人以待事幾之動不先不後即下斡旋之手否塞轉成通泰賴此人在

夾持正道君子之同心轉移世道大人之獨力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否將否一齊俱倒盡了無復未除之織未拔之根

陰翳世界一旦躋之清明豈不愉快先否之否與大

人否亨之否同前時耐得否故今日守得傾撲鼻花

香果在其寒徹骨之後此衆人以為否大人以為亨

也何得易曰何可長扶陽抑陰之本懷見矣

爻傾否見人事之已盡象否終見氣數之適逢否泰

之運天與人共乘之者

易義古象通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義古象通卷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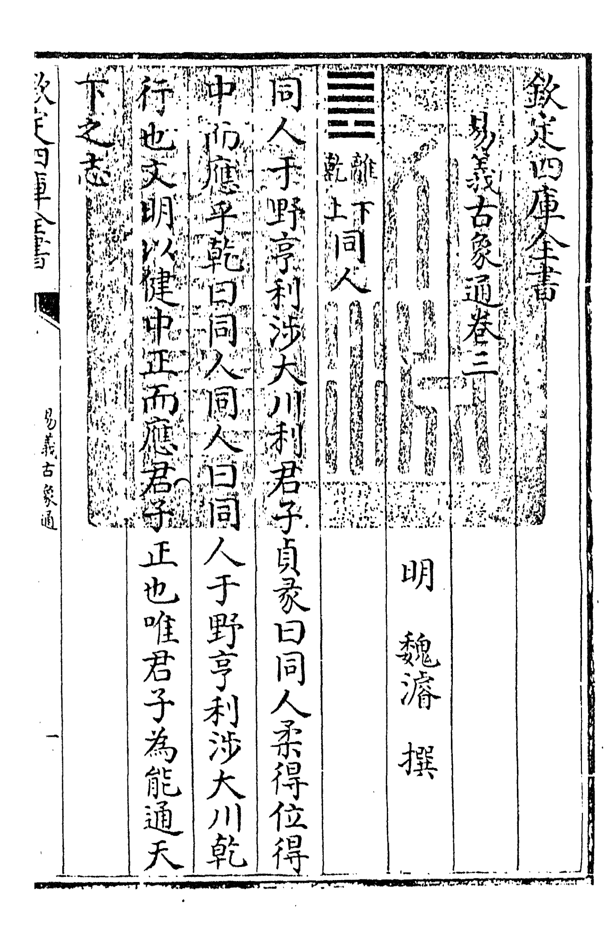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易義古象通卷三

明 魏濬 撰

離下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乾與坤戰於上卦曰于野此二同五乾在外體亦曰

于野乾象分野野在郊之外

王輔嗣曰所以能同于野亨利涉大川者非二之獨

能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

野者無求之地我無求故處于野人亦無求而同我

于野無求而同乃為大同𧃍氏傳曰天非求同於物

立乎上而物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不至也至者

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是故可以同而涉大川

卦一陰為主衆陽皆求同焉故不曰應五而曰應乾

應五則專應乾則大得位得中而應乾故能受天下

之同而天下卒無有異者惟其大而不私也故亨利

涉亦謂之乾行同人之道合於天而後大

文明正見健正力以中正而應同之正道備此矣正

非君子不能故曰君子貞中正之應一人應一人而

天下之情舉萃是焉濫收者多非類之交專應者見

精神之聚同不同之端實分於此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易叅云天因材以篤而覆同火隨象各照而明同物情原是並育不害故致同必須審異水之性順下行地而為比火之性逆上燒天而為同凡順者情輕而逆者情重炎不可犯能化物之質而為堅凝者火也逆者相嚮之情更切是以君子不以同同而用類同辨物之聚有以相成為同者有以相克為同者處之各得其所而同之義始盡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前二圻象門初無應出門即與二比象同人于門

門者内外之限也

門戶之立只為内外之限太分門以外舉目不是郊

便是野不將此心局在宅子裏面自然城府不設誰

戚誰疎不然眼前無非荆棘舉步即是高墉不待世

路之齟齬而門内便不可行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卦惟一陰衆陽之主王輔嗣云寡者衆之宗一陰處五陽之閒陽所欲同二惟與五應為正絶去應五為衆所求故吝吝者羞惡本心曰吝道于理不得不吝也衆陽共宗一陰自然之嚮往二五以正而應同氣之相求衆求不羞幾於在原之鹿矣故于宗之吝終不害于野之公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互巽象伏動則成震象莽離體戈兵象戎居下之上

象陵互巽為高象高陵升高陵以望五也

崔憬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盜憎其主而忌於五隱

兵於野將以襲之故曰伏戎于莽五居上故曰升其

高陵

滿胸戈矛荆莽徘徊觀望只為欲圖非偶而力不能

敵勢不能行三歲不興似猶有不得之恨妄想無成

何益於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墉城也四動變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墉位陰性柔剛以柔克王輔嗣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與三爭二二自應五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勢雖乘墉義終弗克

乘其墉矣而弗克攻屈於義也故困困斯反之於則

矣三以勢屈尚懐不安之心四以義屈遂得困衡之益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陽氣上升為笑陰氣下沈為號咷

下體離離為火有笑象二以陰沈鬱於三四之下象號咷五終得與二同故後笑旅先笑上體離也陽居卦極無可復往火極成水亦象號咷

乗墉伏莽以圖得二者謀已深力已足矣而以大師克相求之専勢不敵理亦由五號咷之求甚殷而二于宗之心不爽

中直見應求之分真相克見君臣之義重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侯果曰獨處於外不與内争故同人于郊无悔同人之時惟同于郊故志未得

二自有五之應而三陽皆欲得之于門于陵于墉紛

來未已上獨舍之而超然於無求之地察其情之所生是甘於獨立而不與世為耦者雖可免悔不能大同

三四之妄求失上之無求亦失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心也

䷍ 乾下離上 大有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日在天上乃當陽麗空之日無所不照與暘谷嵎夷者異日光所及皆是日之所有

一陰自小畜來上居於五以為卦主小畜陰居四四臣位止曰柔得位此居五五君位故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皆應四故名畜而曰小上下皆應五故名有而曰大卦變之説不可廢於此可見

比五陰從一陽以陰之小從陽之大得陰之分故曰比大有五陽從一陰以陽之大返從陰之小乃事之

變以常理言陽宜包陰羣陽而聽命於一陰非深得其心者不能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非力服也故五陽為一陰所有

以天祐應謂之上應以艱以載以亨以晢應謂之下應

剛健文明與應天時行是尊位大中內事蔡介夫云時行即應天之實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休美也有善無惡是天命本體遏揚不外五刑五章先王保有之道只此兩件有分曉耳

火在天上無所不照善善惡惡盡在目前見惡見善知天也遏惡揚善順天也不則善惡混淆而刑賞倒置是謂違天天且去之而民心散焉得長為吾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離火有害象下克乾金初之應爻為四四居離體兩陽不成其應故无交害小人害者三迫離也

惟見有餘為害未見不足而為害者人情有餘時不期驕而驕至物力未盈意願未廣害我之事亦未交我無可以召咎者故匪咎克艱則雖日與害交而害亦無可以傷我者故象只以初九二字訓之

世人只喜求應而不辨所應之善惡每因應得害不如無應得以自全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

二應離離有車象五所任也二動亦為離居中應五五虛故能積互兑兑為毀折不敗未至兑也大車車之能受者

離為車有乾之積二在乾中上往應五力健而受虛能勝其任積中言有可為也物久則敗有容而行疾雖積不敗

凡容我者將有以任我也我受其任必力有餘而無停積斯可以有所載而不敗敗者停積之久物情亦

變積中不敗乃剛中之效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以陽居三得位為正三公位與五同功

用亨者不私其有有德有功悉以歸之于上

程子曰自古諸侯之忠順者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求若小人處之民聚財豐擅富強之資反為不順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明辯晳也

彭說文云鼓聲也又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騵彭

彭皆衆多之貌

四動成震震為鼓又成艮艮為止故象曰匪彭明晳

居離體也

諸氏曰三剛不私其有故持之以效於君四處柔不

居其有故解之使去乎已

凡言匪者皆有而不有之意初以艱而匪咎未盛而

戒謹於害先四以明而匪彭知分而止損於事後皆適於盈虛消息之故者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中虛象孚一陰居兩陽之內象交動則成乾象威威如者不用威而如有威威由信生

侯果曰柔為卦主有威不用簡易无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愚謂无備中自有遏惡揚善之道戒備之心

太宻有機心者必有機事返為人之所疑蔡傳曰以其无備知其有餘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王輔嗣曰无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信焉不言而信何為而不威如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之天祐其德已備於五故不置别辭王輔嗣曰餘爻皆乘剛已獨乘柔順也五有信德而已履焉居有

之代物不累心高尚其志是謂尚賢

像抄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履信思順至上九而始見其尚賢如武王天下大定必得箕子為師而後為大有故象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而已

☷☶ 艮下坤上 謙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

處衆之下凝然止體是謙之意

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曰君子有終卦以

三為主惟三與卦同辭

謙與履兩卦一體履以説履乾得履之意履之意謙

是已故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又曰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履謙原是一事履不啞為亨謙自復升故即言

亨而且有終

何處不是天即何處不是地寧待下濟上行𢡖崇禮卑即是人心天地天地高卑只想像其意可體會以為用謙之道

蘓氏傳曰光與不可踰是君子有終不於其終則爭而得讓而失者有之矣惟要之於究極而後知謙之必勝

天髙髙在上階之不可只於光之下垂人受照臨之中見其下濟地之於人也蹍然載物養人無非地德

即是上行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髙地卑損山以益地為平平施如稱之有衡物就衡則平矣故曰稱物謙者君子之衡也

以艮之髙安止於地之下而不見不但無髙下之形亦並無町畦之跡不自以為謙祇以為平爾謙之名生於過有過而後有謙無過謙正是平處本無分毫之損

王龍溪曰君子取有餘補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柔得謙性下得謙情故曰謙謙中爻震木坎水在初之前象涉大川涉大川不敢輕進足謙之意不曰利涉而曰用涉出門而懷涉川之懼謙之用也牧養也馴也債蹙而不可馴者此心為甚牧以馴之不以驕

心縱之不以客氣乘之皆收之道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雌雄相應曰鳴中爻震震為善鳴在二之前象鳴九家易云陰陽相應故鳴二與三比與中孚鶴鳴子和同旨

謙不是要人知得退抑之心自然如此不過自得其心而已恭則不侮謙非聲音笑貌所造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為卦主象勞居艮下體象勞謙又象有終陰為民

五陰而主一陽象萬民之服

卦與履同體履以中正為則履三不中正眇謂能視

跛謂能履有陵越之思不自知其不足謙三剛正能

視而晦其明能履而縮其步懷退讓之意不自任其

有餘故履三有咥人之凶而名之曰武人謙三得民

心之服而名之曰君子

像抄曰謙言天道地道人到勞謙亦分明天地氣象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易因云內三爻以止故著其德上爻以順故防其過撝裂也從手為聲通作麾楊敬仲曰六柔四柔坤體又柔有過謙之象聖人教之撝去其謙又恐其疑也曰无不利曰不違則雖去其謙不至於違則也過為謙者祇畏人之不利於我而不知適以取侮故謙而至於過當以撝之為則則者謙之節也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

不服也

上體三陰象隣陰虛象不富師二之三為卦之主象

征伐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司馬法云負固不服

則侵之

小畜五富以其隣陽為主主富謙五不富以其隣陰

為主主謙征不服是不富本懐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上坤體象邑國凡言邑國皆坤土師二之三與上為應象征邑國

三以謙鳴二比上應皆以謙和之故上亦曰鳴謙又五至三為震故二上皆有鳴象二柔中故中心得而曰貞吉上柔極過中故志未得而曰用行師征伐行師非謙者事有則存焉征伐與涉川總以善謙之用故利用行師而象曰可用行師言可亦不違於則矣

王輔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未有居衆人之所好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無凶咎悔吝者謙為主也

☷☳ 坤下震上 豫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震象諸侯坤象師衆屯有震無坤止象建侯謙有坤
無震止象行師此卦坤震合故兩象之
志行與小象志大行同九四之豫欲行其志而鳴者
盱者冥者因之以遂其私剛應之勢反為邪人借資
世態千古如一故惟順動可以得利
天地如之是中和致而天地位發而中節謂之和心
和氣和而天地萬物之和應之不過不忒天地之和
也刑清民服萬物之和也天地之順動亦是聖人順

動所造

惟豫可以集事如行師亦惟從容暇豫為善如謝安石淮淝之捷寇萊公澶淵之役皆以豫勝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程傳云陽閉地中動則通暢而為豫

氣之鬱而得舒者皆有聲惟雷出地是天地元聲因之作樂薦帝配祖考所以宣天地之和氣

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作籥舞以武得之作萬舞

記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祀帝於圜丘配

之以祖季秋祀帝於明堂配之以考

像抄曰聖人作樂應天制禮配地雷是天氣出地而

上奮為豫豫應天也澤是地氣承天而下聚為履履

配地也又曰樂至則無怨故豫刑罰清禮至則不争

故履民志定

豫情達於外有聲聲從雷出故承平則作樂防患則

擊柝古人聞樂聲則思適意之宜裁聞柝聲則知思害之當戒聖人以聲教天下之道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動成震震象鳴失位為鳴豫上與四應見四之豫而欲鳴以和之

蕪傳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已無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為樂志不遠矣因人而樂者必因人而憂其志已窮不得不凶愚謂窮者胸中窄狹更無別項

着數怙着四之勢位以自取適即四且將厭之何處可通

樂記云節奏者先節而後奏也故柷以合之敔以止之初柷位上敔位也柷鼓之用止所以戒之於早敔櫟之用𩐎所以潔之於終故曰柷敔者樂之無聲者也知樂則豫道之始終可見鳴與冥皆失其所以豫矣故一曰志窮一曰何可長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互艮為石不終日下體未終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猶可轉二之貞心介于石矣

介分辨之意能守者只是善不善界限上分得明了

故能見於事始不待事終之日

上交不謟上四由豫由豫謟之端也下交不瀆下初

鳴豫鳴豫瀆之漸也

自晦視明者真自靜觀動者審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張目也視之高矣向秀曰盱睢小人喜悅儇媚之貌神亂於中故目營於外遲而待終之日故悔不終日只是見得速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斷可識矣戀着權勢之人要於此中得樂而不能斷故遲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五陰由四以豫故曰由一陽得五陰故曰大有得五陰象髮一陽貫之似括髮之簪鳴也盱也冥也皆有

求於四者也有求於四四必疑疑則中有罣礙而不得豫勿疑則以利來者亦收而化之於義其大有得以此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互坎坎心病象疾震體帝出乎震為反生為蕃鮮物生之始故象不死

貞疾正疾也正疾不是自致之疾如醫家所謂不內

外因者獨稟受元氣羸弱而所秉者剛耳若沈溺於豫而聽權臣竊柄則是不起之疾何能不死九四卦之所由以豫以陽處陰亦不是潛移主柄者

易叅云諸爻皆豫獨五稱疾不豫之象惟不豫故得不死是以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只為位居於五上卦之中乃是君位中位不可移易命祚未止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終爲成豫極有變

荀慈明曰陰冥昧居上而猶逸豫故不可長予謂何可長亦即遲意日終則冥是皆昧於不終日之義者

初鳴豫斷之以凶所以遏豫之萌於始上冥豫示以无咎所以開豫之過於終

李氏易因曰今之學者守定聖人樂在其中一語便謂能樂能忘憂此與鳴豫而卒於冥者何異不知聖人之樂出於憤舍憤言樂曾是而終能豫者

䷐震下兊上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否上來居於初是剛來隨柔否上體三陽下體三陰剛下則柔上遂成長男長女少男少女四象與乾坤並用故全繫四德益以无咎者隨有邪正之别隨以其正斯為无咎所謂隨時之義以此隨時之大大以貞也義在隨時故爻亦可渝亦可係亦可舍亦可而

獲者反凶維者反窮

衡石不言萬物就之取平低昂裒益惟物之從而我無與焉心如衡石斯能隨物而物無不隨之者此之謂時此之謂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是雷始收聲之候兌正秋也

王者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夕糾虔天刑周夜思繼日孔終夜不寢何以曰嚮晦宴息止息之時便含生

息天地大寤在夏而大寐在冬夢境之清即覺時之爽人心氣機總無頃刻停止子亥一陽之動天心不移正在此際故君子必慎其獨惟善息者知之王龍溪曰真息即是真心若呼吸出入之息息之末流耳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卦之所以為隨者初也初震主為動之官陽性能

象渝中爻艮象門在初之前象出門初隨二爻者在二為從正

豫上之渝緣㝠昧之極而生明隨初之渝去有主之心以納物

同人初于門隨初出門皆以二圻取象同人二衆之所共宗也同之為公故同而旡咎隨二初之所獨求者也隨之為私故渝而後貞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以隨前為義初隨二二隨三三隨四四隨五不論比應初隨二中正故出門有功二隨三失初故係小子三隨四失二故係丈夫四隨五故有獲而凶五應從上然為衆之所隨故擇其嘉者孚之上居天位人道已畢過此則神矣故有西山之亨此相隨之旨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椒桂乃吾同味薰猶不並器而藏係之於此則彼不

謝而自去矣二弗兼與好德之良心尚在三志舍下直是一刀斷下作決絶之想非有去邪不疑之勇者不能信從之意專故四亦披衷瀝悃相示隨求而即有得可謂相隨之正矣三所處不正恐其係之心弗固故又有居貞之戒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求得求而得也隨有獲不求而獲也非望之福

君子諱之

積誠相結而安處其身柔道之中此明哲之事以明用其明也微彰柔剛無動不用其明故能結主之深而藏身之固

初以交為功所隨者同心之良友惟求道合之孚四以明為功所隨者英誼之威君深懷不賞之懼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中正也

人皆隨前五獨下隨於二於衆隨之中獨有契合嘉

耦曰配詩云其新孔嘉又嘉禮註云陰陽際合謂之嘉二之配五是謂嘉耦可以作配君子聖主得賢臣自歡然有魚水之投

二有嘉德而五孚之知其嘉却是特達之契如德宗之信盧杞神宗之信王介甫豈不是孚却不得言嘉故廸知先於忱恂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體兊西方之卦象西山用亨西山初之上也隂性專故三隂爻於隨倶取係象

二三稱係上係而益以拘以維隨之極也詩云縶之維之于焉嘉客

上居隨極無所可隨欲隨之意固結而不可解用以享神則為無言之假

☶☴ 巽下艮上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泰初之上上來居初陰來伏於卦下象蠱巽木上互兌澤又互震木兩木而夾一水象涉川

蠱从蟲从皿中蟲出從內食也故蠱為內疾有惑亂之意李鼎祚曰案尚書大傳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正以太古之時無為無事今言蠱者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起而蠱生

天下事無完不壞亦無壞不完泰一陰下居於初為内之蠱百弊從生然因是而求完策則泰可為蠱蠱亦可以還泰語曰户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以器常用則不敝體常勞則不怠人常事事則不亂故元亨而天下治

蠱内疾也由宴溺而起蠱食於内治之最難如前人云須一服大承氣湯者故利涉大川須用一番大振頓方得終止則亂只為不知涉川之義涉川如何先

甲後甲而已

馬季長曰甲為十日之首蠱是造事之端舉初所以明事始也不令而誅謂之暴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遍知其令行而不犯予按漢令其第一事曰令甲餘以次有令乙令丙之目

終則有始甲即始也聖人訓先甲後甲之義甚明餘說可廢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以善入之長女惑尚
安之少男焉得不蠱
世教衰而心術壞總為人心久為物欲所蝕故亂振
動之術須是先變其心振民明於紀綱風俗上整頓
育德潛於人心內轉移王龍溪曰譬之良醫治病振
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
承考也

居事之初受蠱尚淺蘓傳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之患至子而發也予按泰初之上遊於無事之地初遂受其事任故幹父之蠱上得初代得安然事外故有子考无咎初有幹父之象諸爻因之例取此古木必朽而後蟲生之故須用幹

王輔嗣曰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意承而已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蘊傳曰陰之為性安無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孰任之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跡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惟剛能幹惟柔善幹初二與五皆有剛柔不偏之用三過剛故小悔四過柔故見吝

晦翁云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未免有悔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蠱實疢也美疢不如惡石記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裕蠱是平日優柔苟且不能救父之過往以繼世承家必至墮亂仍弊不能力圖振舉觀志觀行

兩無足取適以滋蠱而已往見吝往未得總是決其不能往有事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用以也幹父之蠱而用譽推本先德歸善於親而潛行幹旋之術幹之最善者若云以此得譽則蠱歸於父被父以不美之名考何以无咎承以德之意必不如是玩象自見元祐之改新法謂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其辭已升故再變而紹聖祇爲不知用譽之道

六子皆是代父母幹事的後天乾退居西北得艮之位坤退居西南得巽之位自北而東而南以生育長養為事自南而西而北以收斂歸藏為事乾坤用事已過退往收藏一邊却將艮推過東北巽推過東南幫着長子幹事故勞之後成乎艮見之前齊乎巽盖乾坤生長之事一任艮巽代之以此取幹父幹母之

象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人心受蠱只為世情太重遂惑溺而不能返上居卦之外蠱極止極蠱不及已已亦不任蠱事但以遺謝世務之節為世所儀如風之自山而下鵬然中於人之體而入於人之心默然化人心之蠱其關於世道者更重

易彖曰世道之蠱只因在位者無為而在野者無志故舜禹幹蠱箕穎養高各事其事而天下治巳父母之事人子無可不事者言王侯則苟非其時君子有

所不事正其高處

䷒兌下坤上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八月之說不同虞翻以臨消於遯六月之卦於周正為八月文王未革殷命即以六月為八月此義非正鄭康成謂是周改殷正之兆尤為附會朱義因謂自

復至遯為八月以臨而反起數於復亦不似荀慈明
曰兌為八月八月正秋之位義亦難通按觀為八月
之卦與臨反至八月而四陰反壯盛於下二陽反退
朒於上故有凶主此為當
二為卦主居中四陰所應故曰剛中而應臨有亨義
而處非正故大亨以正而本之天道天道長則必消
如八月之凶是已故須正以持之
臨是用行遯是舍藏臨剛浸長戒以八月有凶遯柔

浸長戒以小利貞使君子之防不踈小人之情不肆扶陽抑隂之意於此最著

君子培植難而摧殘易善端充長難而消亡易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復言剛反如反手之迅臨言浸長如漸漬乃成一陽之回反易而二陽之長反難復如華之吐臨如實之成世道人心遲速之故無不然者

像抄曰臨懼消以下體兊觀尚生以上體巽兊正秋

消位巽東南生位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容澤澤又容水无所不容故容保民无疆

王龍溪曰地之臨澤以土制水宜若易然迫之以險隘則奔潰四出壞而後已若寛以居之則畜而為澤

君子之於民亦然故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教之无窮澤潤物也容之无疆坤容物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無心之感也以咸而臨無逼陰之意有以默感乎陰者而陰自退無心之感只是一貞故曰志行欲正天下須先正身枉已未有能正人者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為卦主得中多譽四陰盡受其臨九進尚居於二四陰猶懷拒命之意二以無心之感感之吉利自至復主初臨主二與復初爻同體復初不遠之復功在脩身臨二以咸而臨志存動物

正義曰未順命是獻可替否之義謂如虞廷之有吁
有咈與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同意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
憂之咎不長也
三下背陽志在求隂兌為口坤為土土爰稼穡作甘
兌口御坤象甘臨三動變乾居惕位象能憂
易因曰甘悅者將求以利我也既无所利則憂生轉
悅為憂回甘作苦斯得我臨者之心矣故曰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初臨四是以正臨正兩正相應故曰至臨初剛方長四不忌剛之長而返應之相與之意直入底裏非浮情所致

至與敦何别至是直到窮盡去處踢其底裏無復隱藏不盡之意敦是積累而高厚中加厚懇到之懷有加無已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與二應二方臨陰而五受之度其勢之方張即收之以為吾用故曰知臨此惟以上臨下為宜若臨上與彼此相臨則為甘臨而无利矣

王輔嗣曰剛長而能任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不為而成不行而至矣是謂大君之宜

行中猶言用中故曰知行中在上所行臨之所及皆為吾用所謂用其中於民者

初行正小人無所伺其隙五行中小人亦欲效其長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土之高也爾雅云如覆敦者江東謂地高為敦六居坤極有敦象在艮體之上不震不騫與敦艮之敦同吉

四陰為二陽所臨皆欲應陽四應初五應二上獨無應志亦在於初二陰以陽為主故曰在内

☷☴ 坤下巽上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闕也卦艮體艮為門闕象觀五實二虛各得其位

象乎二陽在上四陰所仰象顒若

二陽橫亘於上是大觀在上九五得位是中正以觀

四陰上從於陽是下觀而化

觀神道也故取象於祭神無聲無臭與人感應只是

精氣之通上之觀下下之上觀細思之欲摸索其處而不可得動於聲臭之表而莫知其然此便是神道與天不言而四時行同一功用是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禮之可觀者莫如祭祭之可觀者莫如未薦初盥神降儼然如在若過此而薦則將事已了誠意以漸懈弛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若常持誠敬如盥時之意炯然常在惡在其不欲觀

蘊傳曰無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爵賞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盥而不薦盥者以誠薦者以物

百姓不親只為五品不遜聖人設教不過教之以此因是而有刑賞之用然民何因而有五品遜於品者何因而加之五服又加之以五章弗遜於品者何因而施之五刑又施之以五用空虛中自有此等一定分數聖人從空中做出全非勉強湊合民之由者亦

自不識不知故曰神道若別求神道則將以愚民非以明民非觀義也觀者明明德於天下明之也非愚之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有八方而風則一神无方者風也故風有上下兩義坤為方風行地上先王省方所觀之風民風也風行草偃過之即化所象之風先王之風也

風俗沿則漸移紀綱久則浸壞獨人心不容泯滅設

教所以提其緣發習心歸之中正故有時巡歲巡之典上觀下下觀上此時最為真切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陰居初失位在卦下處卑童穉之見於大人經濟之學一無所知在飲食日用之民猶可若君子而不著不察豈不為吝

幼沖而有大人之志良難但羞惡之心未涉歷者更真初學而不志孔顏初仕而不蘄伊周總是童心未

改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坤闔戶互艮為宮在坤體之中象闚初二皆陰爻在

卦下體初位陽故象童二位陰故象女

女之所知者蠶織所議者酒食丈夫志在四方而為

戶內之闚寧不可醜不出戶知天下何遽作戶內之

窺只緣志卑識陋未能有閎偉之見故即目力所至

便以為觀止此矣此真閨閤中事目營四海者肯作

此解楊敬仲曰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獨不可若曾子者乃可以免闚觀之醜童觀見小而不見大闚觀見似而不見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前巽巽為進退又居兩卦之間進得巽體退即於坤

念頭萌動處為生有從正念生者有從妄念生者正

則宜進妄則宜退三不中正而居下之上有妄進之意觀生則欲進而寧安於退故未失道觀生即是慎獨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陰皆欲觀陽至四始與五近坤為國晉四之五象國之光

觀利近不利遠初童觀二闚觀是草莽市井之臣三進退亦在出處之界皆不足以當賓禮賓禮惟四為

稱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是觀法故卦言盥

薦爻言尚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涵育天下生機伏藏於內動處自觀極真要須真真

實實是箇長人意念方能中正以觀故王道本於誠

意觀民者生意之動無不與民相關痛癢休戚只在

動念間分别若不在生處觀得真切則伯者之事何

嘗無功於民汲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欲效堯舜之治得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治成觀止故曰觀其生觀其生觀民之生也其生君子則宇宙內渾然一君子世界而比屋可封觀道成矣世道不治只為民志不平機辟相乘奇衺互勝坦夷世路做出許多磊砢嵚嶮必志平而後見王道之蕩蕩觀至此而後盡

朱子云觀上二爻自别下四爻一爻勝一爻所觀漸高所見漸異子謂觀宜上不宜於下故下體至三始有觀意上體三觀乃為全吉

觀以四隂逼二陽前否後剥本是隂長陽消之卦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翻成一段好事正扶陽抑隂之意

☲☳ 震下離上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

獄也

自否初陰上居於五曰柔得中而上行分下卦初爻之五故曰分賁分二之上亦曰分剛上文柔

頤中有物吞吐俱難只索噬之使嗑方得通泰人有化之不能縱之不得者其勢亦然如四夷交攻一夫作難君臣父子兄弟友朋之讒搆中起皆是閒隔獨謂利用獄者蓋除兇平亂放流投畀大而征討小而鞭笞皆刑之用也罰明法勑使無容姦之地小姦

不作大姦亦止閭無從興何有不合

利用獄須從其間處噬之方稱利手如利刀快斧相似蘓氏傳曰道之衰也至於相噬以求合教化則已晚矣故利用獄

治獄家欲得人之情實自有一番運量一段明照如鑾在手如鏡在握衆喧不亂私意不撓使各各肖其是非曲直以去語於靡爭之世似乎尚遠要使獄清刑簡還諸無訟之初其道卒無踰於此者柔得中與

剛柔分如何分別剛柔分是治獄妙用柔得中言其德性自然如此以柔中治獄自能從容不迫推窮到底上行者所謂堂上人辨堂下曲直者也

動而明尚似分為兩截雷電合則動中有明明中有動明合動是要得辨別黑白明了不肯安受黜闇放過動合明是窮到幽隱疑似之處不必拘滞成案總歸之於作新斯民非僅僅以斷獄為長者也

章字从音从十十終數也乃樂之一闋有節奏段數

通為文理之章又通為别白之章在用獄則人情白然之段數非文致羅織而成者書五服有章又平章百姓章字之義俱同

去間之法不但是去其間之妨於人世者人心本自空虛祇為此一點横着心上不肯消釋以故欺詐變幻百窮百出必須去得這件方為噬嗑人固有千敲百鍊五毒備嘗而不肯抵承者亦有誠心黙感片語單詞而甘心俛首者盖欺詐之實盡則智詘情枯雖

死不怨殺者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也卦中應

噬一畫在四四居心位又互卦為坎作過之人惟心

受病去其心上之病則大畏民志而合之易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電忽閃忽收雷忽轟忽止天威不測有噬嗑之象明

罰以離勑法以震震主生刑法者王者所以生天下

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中爻艮坎坎為桎梏艮為趾初居艮下又趾位也故滅趾坎為耳上居坎上又耳位也故滅耳初一奇横於下上一奇横於上皆有校象

出門舉步便錯便蹈刑憲自此一步不敢行即為免咎之路故知謹行不如少行少行不如不行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互卦艮艮為鼻鼻面之山也

滅鼻依滅趾滅耳之滅當為受刑者之象胎形初結

惟鼻最先今畫家傳神亦自鼻始鼻乃作過之最初一事繼此而節節生去不過抵掩前事之失耳噬膚而至滅鼻則深窮發難之始非止掠其皮膚剛心之人必有悍氣非皮膚之治所能服也惟二中正故能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凡筋骨剛屬陽皮肉柔屬陰上體離三乃肉之近火者故曰腊肉九四骨附於肉六五肉附於骨又居離

體在火之内骨肉之得火而乾燥者故有乾胏乾肉之象

厚味實腊毒但有遇不遇耳獄情最毒之物下以毒伺上上亦以毒迫下必有返噬之虞故吝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互坎坎為矢乾為金坎得乾中爻象金矢

噬乾胏則噬愈難矣惟中直可以勝之金性堅而情决矢深中而直入故以金矢取象艱則無草菅人命

之意貞則得一成不變之宜君子之所盡心更無他

術

未光者四以陽居陰陽生陰殺恐生機不勝殺性故

以艱貞為戒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本乾金體得中上行

五之噬彌深而嗑彌難以為難於膚而易於腊與胏

者人君無自決獄之理祇是制令人臣奉而行之正

在難易之際人主執中則人臣守中百姓至中貞者法之正厲者心之危故五聽三刺之令行焉所以罰麗於事而無不辜不經之失

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僇也四之艱五之厲總是此意治獄者有此意自不至於失入

上九荷校滅耳凶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

荷校而至滅耳只為聽之不聰聽之不聰只為見之

不明滅耳非窒塞其耳正提其耳而使之醒古人必明明德於天下以此

上至耳鼻下至趾中及皮膚無有不受噬者傷肌膚之事盡矣終未及格心之法故諸爻類無全吉德禮盛世之事易惡至中不免藉於刑政故曰刑期於無刑

一云中四爻為治獄者二乃治獄之始不過噬及其膚便至滅鼻所謂獄貴初情初情既得贋質應無疑

滯若三四則多年沉積之獄久而未決如腊與乾胏噬之甚難治此不免費手五為斷獄之主獄至人主之前三覆已周情已九分真了此時惟執中用中兩端不眩剖決自無冤濫人臣以執法為良人主以好生為德此斷獄初終難易之别也

䷕ 離下艮上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泰二之上上來居二柔來文剛在兩剛之中故亨剛上文柔在兩柔之中故小利往

凡傳皆先釋卦次釋辭此却舉剛柔交錯釋亨小利往之義方及天文與明止之為人文遂極言聖人盡此觀文之用見賁義只起於剛柔交錯而又有文明以止之德乃宇宙間自然爛熳文章非聖人鋪綴粧點成此世界也然賁者飾也不言文而言賁者此文

一着人身不免增多減少致有雕琢傷殘不能如天地渾然之舊取義甚大而名止於飾慮其終也

剛柔各成一段文理因交錯而文始見卦以文為義不復言及質矣柔文剛是性本剛毅却舉動從容有節次所謂義為質而禮行孫出者剛文柔則性本柔馴欲勉為矯亢激昂之事近於義襲而取故不概許以亨剛可裁而柔難振也然猶曰小利有攸往貴能變也以故佩韋佩絃君子咸有取焉

寒暑晦明之潛易謂之錯天之文不在正而在錯觀天文者觀其錯而變可定矣上下尊卑之定序謂之止人之文不在文明而在止觀人文者觀其止而化成矣聖人於錯處定其序於止處植其防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幽林客菁火照之煜煜有光賁之象明庶政庶政畧加潤飾可以新發人之觀聽若獄情而用賁則有深文周内之過而失其本情矣无敢者所謂衆疑

氾與衆共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是也

明庶政即亨義无敢折獄即小利往義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中爻坎坎為車初在坎下居趾位不及坎故賁趾舍車趾曰賁即緩步當車之意蘇傳曰初之應在四二之文初之所不肯受也按初體離明剛決不入世路葢避世之繁華而自甘淡素安步當車雖文茵重較復何羨焉

坎於車為多眚乘之亦自不穩不如徒步之安非制於義而不得乘實安於義而弗肯乘也義與不義而富且貴之義同旨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柔而頰剛二以柔順中正附三之剛正中正則无妄附剛正則不受妄附相須之義殷矣掐世之士與朝同升附驥此其時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離體有文以自飾故賁如互坎有水膏以自潤故濡如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而莫之陵

陽得陰潤必多快心適情之事浸漬太過不免腐敗永貞者堅剛不壞之性終非濡所能損也

人知左右奉事我者之為承順我不知其為侮我窺我之情乘我之隙因而得肆志於其閒不啻玩弄股掌之上聖人點出一陵字不但說出陰小衷曲且使聽人滋潤者悚然自知愧懼

二知分義原無陵上之心因其知有上也故曰與上

興三秉剛正自得居上之體因其無可陵也故曰終

莫之陵

三是磨不磷四是涅不淄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

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如受采皤如守素爲三所逼守以待初寧皤無賁

女志所謂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者也翰如者素心欲

赴之意

四之皭然一副皎潔身心全之以逮於初終不為人玷汙然猶决之曰匪冦婚媾聖人之為貞士計深哉

人生一點純白之心亦知愛惜祇為畏人冦害恐人怨尤不免委曲遷就以致失身喪志毁名敗節曰匪冦曰終无尤即使有冦有尤腨容可汙白馬容可不翰詩云雖速我訟亦不爾從此善言貞人之心者也但舉常情為四决策以成四一潔白無瑕之身而已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土之高者艮象丘園丘之園也人主加幣臣下必禮賢優士盛典尚從其薄他可知矣履不借臨朝與集上書囊爲帷者庶幾近之

終吉生於吝吝生於戔戔戔戔猶未白也至上而白吝亦無矣故曰无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下體文明上體以止故上體三爻言白言皤言帛白

賁有色還於無色

人情便趨於華日多日繁彼此競爭互求其勝物不備則禮不舉美不極則心不厭其卒也財力以侈而殫精神以侈而竭徐而思之增飾之多太踰本質日用之外無非長物亦必有憚瘵瘽中怒焉而自惡者矣以白賁為得志乃聖人醒世之語非直為世道快也但常人之情不至賁之極不知厭若早與之語未

必悟爾

白亦五色之一未是太素本質文既極矣元黃五彩視為習常而反以白為賁其艷人觀視又在五色之上人情厭故喜新大抵如此但於本質為近卦以賁為義至白而賁止矣於太素之初未之及也

卦取義於文合觀六爻皆不以文為貴五主文治而用戔戔上則文已極而用白四以下皆在文治之中

初幽人安草野之適情二貞士甘清白之自許三頗

受濡而不變永貞之守獨二賁須然義實相資情非欣豔聖人設卦見有文而不靡之象故以飾命卦而卒發文不足貴之旨世之所謂真文者葢可思矣

易義古象通卷三